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梨園外史

### 第一回 吃清茶放懷談戲劇 游勝地無意得奇書

天地是一個大梨園，梨園是一個小天地。上下幾千年，縱橫數萬里，男女賢愚悲歡離合，哪一個人，哪一件事，能逃得出梨園內扮演的光景？雖說有久暫之分，但從有識的眼光看來，富貴功名不過石火電光，酒色財氣也如夢幻泡影，比那梨園子弟優孟衣冠又相去幾何！？上下幾千年，縱橫幾萬里，既有史冊記那過去的陳跡，梨園這一部分也有些奇奇怪怪的話柄，豈可就任其湮沒！這就是觀劇道人和作劇先生寫這部梨園外史，不能不費一番筆墨的原因了。觀劇道人久住北京，是漢朝太丘長的後裔。他父親位至公卿，遇著國家大亂，勤勞王事，竟以瘁疾身亡。道人自此便抱了個不願為官的主義，每日只在家閉戶讀書。但他父親存日，曾說看戲這件事雖是小道，卻能增長人的知識，所以道人對於吃喝嫖賭一概不為，閒來只到戲園中走走。有一天，看了一出新劇，覺得穿插緊湊，情節新鮮，問起朋友，方知是作劇先生的手筆。道人便去拜訪這位先生。見面之後，方知這位先生是東吳名家，和晉代河陽令是千百年前的同族。這先生滿腹文章，一身仙骨，也是喜歡看劇，認識了許多梨園人物，才給他們編了些新奇劇本。兩人談了一日，甚是投機，便訂了交。從此以後，時常會面。

這日閒暇無事，二人同往南下窪子窰台品茶。這南下窪子，在宣武門外迤西往南，一片曠野，荒塚壘壘，多半是妓女埋香之所。這個地方，除了弔古的幽人和調嗓的伶界之外，人跡輕易不到。這窰台先前原是燒窰的所在，後來荒廢，改了一座小小的茶坊，後面蓋了幾間茅屋，就是茶主人老王的住家。他帶著妻兒，賣茶度日，兒子小王幫著他忙，沏沏茶水；兩個女兒也還不大。那時節生活簡單，倒也無憂無慮。當日，道人和先生走了進去，老王見是主顧，少不得過來周旋，見道人是白淨長臉兒，帶著一副茶力克眼鏡，真如玉樹臨風，莊嚴華貴。先生是黃白淨長方臉兒，目光炯炯，須黑且清，好像天馬行空，卓犖不群，衣裳雖不華麗，氣象極其清高。老王知道決非俗客，連忙讓坐，沏了一壺上好的香片，小心伺候。只聽先生說道：「這兒倒還清雅，比著新新世界、城南遊藝園強得多。」道人道：「是的，那種地方，原是士女的媒合所，我向來不願意去的。」先生歎了一口氣說道：「北京的風俗，本是極淳樸的，想不到如今竟會沾染上海的淫風。就拿梨園說吧，舊日注重聽戲，後來改了捧角。二三十年前選捧的是老生，如今專捧旦角，還不是一個憑據麼？」道人點了點頭，說道：「誰說不是呢！我以為伶界一門，不但關係於社會，並且影響於政治。前清公伯王侯，往往粉墨登場，以鬚眉而裝巾幗。就是民國的達官貴人，很有幾位與旦角呼兄喚弟。久而久之，他們耳濡目染，也儘量作閨然之媚與齷齪之笑，好像都帶著幾分女性。人材如此，天下安得不亂！」老王雖然是個粗人，聽了這番議論，也覺得津津有味。

老王正在出神之際，忽地背後有人把他衣服扯了一下，不由得嚇了一跳。回身一瞧，原來是他八歲的大女兒，手裡拿著一支桃花，笑嘻嘻的說道：「爹呀，你瞧這花兒好不好？」老王道：「好。是哪兒來的？」女孩兒道：「我到南邊花園去玩兒，三大爺送給我的。」老王知道是岳雲別業的門房李三給的，也就不言語了。屋子裡面嚷道：「麻丫頭，快來吃飯吧！」女孩子聽見他媽呼喚，連忙答應飛跑進去。道人和先生見此光景，知道天色不早，付過茶鈔，起身待走，忽的回頭看見台上供奉一尊火神，卻沒有鬚鬚。先生問道：「這明明是火神爺，怎麼沒有鬚鬚？」老頭搶著說道：「先生們不曉得，這內中有個原故。當初同治年間，宮內失火，這位火神到宮中護駕。主子見他相貌猙獰，用手一揪，就把鬚子揪了去了。二位不要笑這地方窄狹，這位神道實在顯應的很。」二人聽了哈哈大笑。道人道：「這真是齊東野人之語，不足為憑。我記得《江西通志》載著景德有個姓董的窰戶，燒窰不成，下在獄裡。他有個十七歲的兒子，叫作童賓，跳火而死，窰才燒得，把他父親救出獄來。後人敬他是個孝子，塑像供奉，作為窰裡的火神。所以大凡窰裡的火神，是沒有鬚的。」二人一路說著，就揚長去了。

從此之後，窰台一帶，時常有這兩位的蹤跡。老王見他們和藹可親，伺候得越發慇懃。有一天，老王說道：「我有一件事，要向二位先生領教。」先生道：「什麼事？」老王道：「近來的物價，樣樣昂貴，我一家大小五口，單靠著賣幾碗清茶，實在有些支持不住。我這兒的茶座，每天早起，不是梨園行的老闆們嗎？我的男孩子小王，天生一副啞嗓，這碗飯是吃不上的；我想叫我兩個女孩子學戲，不知道可辦不可辦？」先生道：「這件事我絕端不贊成。為什麼呢？女孩子靠著唱戲發財，固然是有的事，但是引起社會上一般人的貪欲，因此有拐賣女孩的，有戕賊女孩的。出了一兩個劉喜奎、鮮靈芝，遂使平白無辜的女孩子受罪的何止千萬！道兄，你說是不是呢？」道人道：「從人道主義這方面說，無怪你要反對；但是依我說，這件事也未嘗不可辦。老王的女兒，是他自己親生的，拐騙一層當然提不到。至於學戲不成，加以毒打，把女孩子糟塌死的果然也有，但是如果教師的性格溫和，或是老師來家就教的，斷不會發生這種慘史。我還有一層思想，中國女子往往倚賴男人的多，自食其力的少，實在是一宗大病。唱戲也是一種藝術，如果女子專門注重藝術，不以色相惑人，何嘗不是自立之道？」先生連連鼓掌，說道：「你這番議論高明得很！」便對老王說道：「王掌櫃，你一準叫你女兒學戲去吧，只是教師一層，你得要仔細選擇不可大意。第一要品行好，第二要脾氣好，第三要能耐好。三樣並起來說，總是老年人為宜。若拜少年人為師，就算他是個紅角兒，能耐未必真好；就算他能耐好，肚子寬，但他既是個紅角兒，斷沒工夫細心教授。再者少年人好色的多，萬一那個人品行不佳，把你的女兒禍害啦，拐跑啦，這不是害苦了你嗎！新近有個二十多歲唱花旦的，是槓頭的女婿，只為教坤角教出肚子來，弄得自家女人同他離婚。你總該曉得？」老王連聲稱是。

過了幾天，老王便同茶座兒裡的梨園商議。有那老成的答道：「你這麻丫頭，只可學個花臉，那個小的，倒可以本來面目學個旦角。」老王遂由他介紹了兩個教師。那個教花臉的，叫做屈兆奎，小名兒叫狗和尚，是戲班裡多年的碎催，能力頗看得過，年紀在五十以上。這教旦角的，實在一時請不著有年歲的人來，只好找了一個二路青衣，叫做唐秀亭。雖只二十七八歲，為人卻甚老成。二人與老王見面之後，聽了聽兩個女孩子的嗓子。大的聲音宏亮，小的聲音嬌細，知道都能夠得上學戲的材料，自然一口允許。當時議定每天多少鐘點，幾年出師，上台後如何酬謝。雙方同意，立了一張字據，就請岳雲別業管門的李三簽字作證。從此這兩個教師常到窰台盡心教導，不必細表。

掉過筆來再說作劇先生，他是某部裡的一個閒曹，浮沉冷署，十年未遷一官。平常人處了他的境地，少不得要搔首問天，牢騷滿腹。他卻處之泰然，絕無怨天尤人之意。他常說：「凡關於世界物質上的事情，全是虛幻，只有個人的精魂，必須修養。」又說：「天心仁愛，人必當以仁愛為心，各以能力救濟社會，方合上天生人的本意。若徒為個人身家利益計，便是虛度此生，辜負天意。」持論如此，他的胸襟如何就可想而知了。他住家在西華門的南面租著三間屋子，淨幾明窗，大可容膝。門外一片空場，場的西面，排列著七八棵的老樹，虬枝攪人。空氣清潔，倒象中央公園的縮影。那天清早，先生正在場上散步，忽然西邊來了一輛人力車，車上坐的，正是他同衙門的吳勁侯。即忙迎上前去，勁侯早已下車，說道：「你的地方真不好找！車夫又是生路，我問了好幾個人，才找到此地。如今見著了你，我就不怕啦！」先生笑道：「我袖裡的陰陽有准，知道你鑾輿下降，所以特地在門外親迎。」勁侯道：「胡說！」二人說說笑笑，進了大門就在客堂中坐下。

先生道：「今天你來找我，有什麼好事？」勁侯道：「一來賀你喬遷之喜，二則王琴在中和園頭天上台，還有一出新編的《緹縈救父》。你既是劇本製造家，正該去領略領略。恰巧今天又是星期，所以我想約你出去，先到致美齋吃飯，回頭就到中和園聽戲。你說好不好？」先生平素不大愛聽坤戲，但見勁侯十分高興，不便駁他，答應了一聲「好」。當時就一同出來，僱了兩輛洋車，出正陽門，奔煤市街，不多一刻，早到了致美齋。店裡的伙計見是熟客，即忙笑臉相迎，讓進雅座。勁侯料定開戲尚早，叫伙計沏上一壺龍井，品茗清談。先生道：「方才你說的王琴，我從沒見過這個名字，難道說就是王克琴的簡稱嗎？」勁侯搖手道：「不是。就是喜彩琴，她也姓王。」先生道：「此人色藝如何？」勁侯道：「藝，我是外行，不敢贊一詞；色，各人有各人的眼光，我也不加褒貶。回頭你瞧著，再說吧！」先生道：「你這個人真滑透啦！分明是你的意中人，卻說得落落大方，不著邊際。」

正說到這裡，伙計上來，問要什麼菜，二人隨便點了幾樣，不過是燴鴨條、腰丁腐皮、燒魚頭、冬菜川鴨肝之類。

飯罷後，日光晌午。二人步出飯館，慢慢的走到糧食店來，只見中和園的門首，車水馬龍十分擁擠。走進裡面一瞧，池子裡的前幾排，早已坐滿，勉強在後排找了兩個座位。那時節八月中旬，天氣本來炎熱，加以人氣熏蒸，還有看座的同一班作小買賣的，擠出擠進，先生甚不舒泰。可是礙於朋友情面，不便走去。台上唱到第三齣戲《三疑計》，扮李月英的上場，池座裡面突起了一聲怪響，把先生嚇了一大跳。停睛細瞧，原來前三排上，坐著三五個少年，又是拍掌，又是喝采。李月英唱一句，他們就喝一聲。內中有一兩個人早已聲嘶力竭，還要一面喝茶，一面提起破竹似的嗓音，拚命嘶喊。有一個，人茶還沒嚥下去，他要緊喝采，聲音卻為茶水所壓，一時發不出來，倒把隔座人噴了一頭一臉，看來真正可笑。等到李月英下場，這班捧角大家，立刻匆匆散去。先生眼尖，就招呼勁侯，一同挪到前面。先生道：「剛才扮李月英的色藝平庸得很，為什麼那班人要喝力的捧他呢？」勁侯道：「紅角兒捧的人多，效驗甚薄。惟有不紅的角兒，你把他捧起來，他自然感激涕零，銘心刻骨。這有個名目，叫作『冷灶』。我從前也抱這種政策，只是手段不同罷了。」先生道：「你說的話，確是閱歷之談。但有一節，假使已經捧紅的角兒，又有大力的去捧他，只怕早先所捧的人，就要前功盡棄。」勁侯道：「那可說不定。拿對手方面說，今日捧甲，安知其不明日捧乙呢！所以只有深情重義之人，才能始終如一，金石不渝。」先生連連稱是。二人談得高興，無心聽戲，直到台上開演《緹縈救父》，先生方才凝神移志，觀察全劇的套子。這齣戲演完後，檢場人把簇新的桌圍椅披一齊換上。大家知道喜彩琴快要上場了，那天唱的是《嫦娥奔月》，總算是應時戲。繡簾啟處，月姐姍姍而來，由不得春雷似的大家喝了一聲彩。先生一看，喜彩琴的樣子，年齡不過十七八歲，綺年玉貌，楚楚動人，無怪勁侯心醉。先是彩聲還不甚多，後來眾人被她的魔力吸引，發起狂熱來，彩聲越來越多。獨勁侯微笑不言。說也奇怪，偏偏喜彩琴的眼波，接二連三的流向勁侯處來，方知二人的交情著實不淺。戲場散時，已是萬家燈火。先生邀勁侯去吃飯，勁侯心中有事，沒有答應，說了一聲：「明天見！」頭也不回的去。

又隔了二十多天，早到涼秋九月，秋風瑟瑟，黃葉亂飛。先生想起久不與觀劇道人見面，那天一早，就直奔他的寓所裡來。相見茶畢，道人道：「這幾天聽過戲嗎？」先生道：「老沒有聽戲啦，還是上月陪勁侯到中和園，聽了一回坤戲。他是去捧喜彩琴的。」道人道：「吳勁侯是何等樣人，我不認識。」先生道：「是我們衙門裡的同事。他原籍浙江，久在北方，為人聰明絕頂，刻圖章，填詞，寫字，可稱三絕。平生有一種嗜好，愛捧坤角。前天到他家見他收藏坤伶的照片，足有二三百張。內中有幾十張，是他得意的，旁邊都填著極香豔的詞，寫著極工細的小楷。精緻得很。」道人道：「照你這麼說，吳勁侯可算是個風雅人，但不知他最賞識的是哪一個？」先生道：「這個我卻不能回答。大概他跟劉喜奎是很熟識的，因為喜奎從前在瀋陽唱戲，很不得意，甚至於旅費川資一無所有，全是勁侯獨力幫助，所以喜奎當他是個知己。據勁侯說，喜奎是壬辰年中秋生的。上月中旬的那一天，她還留勁侯在寓中飲酒賞月哩。」道人道：「那天聽的什麼戲，好不好？」先生道：「就有一出《緹縈救父》，編製得頗為完善。大意我還記得，說是淳於意善醫，但他性情高傲，不肯替齊王寵姬治病。後來寵姬死了，齊王懷恨，命家將暗地放火燒去太倉糧米一千石，即逮捕太倉令淳於意，欲置之死地。後來百姓念太倉令清廉，大家湊錢照數賠補，替淳於意求情，齊王無可如何，方把淳於意解往長安。這幾層意思，想得非常周密，參用《史記·倉公傳》亦有所本。全本從太倉令訓女起，直到漢文帝廢肉刑為止。」道人道：「這齣戲舊本子就叫《廢肉刑》，我在王瑤卿家曾經見過，卻沒有這樣曲折。但是有了好本子，還得要有好角兒唱。那天的演員怎麼樣？」先生道：「李桂芬的淳於意，王金奎的齊王，王馨蘭的緹縈，都還過得去。」道人道：「你知道王金奎是誰？」先生道：「我不知道。」道人道：「王金奎你是認識的，不但王金奎，就是王馨蘭你也認識。」先生道：「哪有此事，我向來不與坤角來往。」道人道：「你不必發急。我告訴你吧，王金奎不是別人，就是窯台上的麻丫頭，王馨蘭便是她的妹妹。你我在八年前，就見過的。」先生方才恍然大悟，說道：「這八年如同一瞥，似水流年，令人可怕。」道人也頻頻歎息。二人相對無言，默坐了一會，道人道：「提起窯台舊事，我們不如再到那裡去走一趟吧！」先生道：「也好。」道人的寓所離著南下窪子，不過一里多地，二人安步當車，慢慢的走去。

剛走到官菜園上街的口兒上，忽見迎面來了兩個巡警，用法繩拴著一個鶻衣鶻面的人。後面跟的正是窯台的老王。道人連忙問道：「王掌櫃，你有什麼事？」老王指那人道：「這是個小偷兒，被我兩個丫頭拿住的。現在我到區裡去對一句話就回來。二位請到我那裡喝茶去吧！」其時押賊的警察已走過了幾家門面，老王顧不得再說話，便匆匆的趕去。道人道：「想不到王家姐妹，倒有拿賊的手段，可惜她們埋沒窯台了。要是一朝有了際遇，出兵打仗，安見得他們不是洗夫人、秦良玉一流人物！」先生道：「我對於那個小偷兒，低頭靸棘（恐懼得發抖）的樣子，心中著實不忍。人決沒有生而為盜賊的，誰使之為盜賊？饑寒使之。究竟饑寒又誰使之呢？現在官家拿住了賊，無非罰到教養局裡去充當苦工。官家既知道教養二字，為什麼當初不思患預防，實實在在的教之養之呢？太史公說的『竊鉤者誅竊國者侯』，真使人感慨不盡！」

說話之間，已到了南下窪子。路上三三兩兩的伶人，也有提著鳥籠的，也有坐著洋車的，大概是調嗓之後，要回家去。偌大一片曠野，並無人跡，只有此一對悲秋之士踽踽而行。道人指著窯台道：「我們去也不去？」先生道：「此刻老王不在家，不如先到陶然亭吧！」道人道：「我也有此意。重陽節近，正好登高。」於是，沿著葦塘直向西南角走去，須臾到了。那亭本是在一座廟內，這廟叫作慈悲禪林，十分高峻。二人拾級而登，走將進去一看，覺得門戶暗淡，彩色久經剝落，雖有清雅的景致，卻不甚莊嚴。道人道：「這亭原是清代郎中江藻所建，你看四面蘆花，雖沒有真山真水，也要算是個名勝了。光緒年間，險些傾塌，幸虧安陸陳文恪公（上「芬」下「木」）捐資重建，方能保存至今。那大士殿前碑陰上，第一行列的是文恪姓名。」先生道：「保存古蹟，也是一件大功德事。」道人道：「這亭是從前士大夫招呼司坊之處，優伶的蹤跡是常常有的。廟內有個瞎和尚，很會下圍棋，陳文恪當日也頗負善奕之名，也十分賞識他。可惜他不通佛法，竟枉做了釋迦的弟子。」先生道：「出家不肯修行，反不如我這在家的，倒肯信心。我總有一日，削去這幾根煩惱絲，跳出塵網。道兄，你看塘裡的蘆花，一色白頭，經秋風一吹，飄搖不定，好似老年人的樣子。我已經五十歲了，況且身體多病，再不及早出家修行，只怕過不到二十年就要同這蘆花一樣。」道人道：「這又何必呢！我向來崇信佛法，卻不甚勸人出家。蓮池大師雲，出第一家容易，出第二家甚難。和尚不息貪嗔，便是出不了第二家；但出得第二家也不是叫你做自了漢。大概佛教的普渡群生，與儒教的博施濟眾，並無歧異，所以說個福慧雙修。你看此處東北角上的龍泉寺，自從道興和尚設立孤兒院以來，救人無算。這和尚雖不十分修慧，這福緣卻是不小。可見出世之人，也得要行救世之事。如果當登和尚，世事一概不問，不過自家焚修，充其量只可證個阿羅漢果，決到不了佛菩薩地位。並且，我知道你對於社會，素抱熱心，如今雖沒有救人的力量，卻常負救人的志願。你又能淡於榮利，雖形式是個俗家，從精神上看起來，豈非你就是一位有道高僧吧，犯不著五十歲再去挨那七日夜的藤子棍。」先生道：「我僧還不能做，更何能說是高呢！再者我這作劇的事業，也恐不十分合於佛法。」道人道：「作劇雖不是佛教的事，卻可以做佛家輪迴之說一個大證據。你看他將扮此角，又扮彼角，富貴貧賤，頃刻改移，佛說輪迴，未必不如是。」先生道：「你用戲劇證佛法，我卻要用戲劇證天地。造化之大，無所不備，既有君子，又有小人，非如此則不成世界。比如唱戲，必得生旦淨丑，樣樣俱全，方可成為戲劇。世界是一大劇場，豈非戲劇之理與造化相通嗎？」道人尚未答言，忽然亭子旁邊閃出一個人來，連聲說道：「妙論，妙論！」二人一看，原來是一位老僧，貌如古柏，形似長鬆，不像庸俗模樣。二人急忙上前施禮，那僧口稱「稽首」。三人在亭上坐定。老僧道：「方才二位談論，我在亭子外面聽了半天，覺得語語悉合元機。用戲場來證天地輪迴，尤其確切。大概二位都是戲迷吧？」二人笑了一笑，點頭道：「我們不敢認這迷字，卻是有些好看戲。」老僧道：「我未出家時，也極講究這件事，不但愛聽戲，並且能自己登台。後來閱歷多了，才知道戲界有許多黑幕，比起宦途，有過之無不及。真是強的便忌，弱的便欺，說不盡的可恨可悲！我因此覺悟塵世的苦惱，才身入空門。」先生道：「上人既久在戲場出入，其中大略，何妨指示一二。」老僧道：「戲界中的怪怪奇奇的事，一時焉能說盡！我這裡有本記載，送給二位一看便明白了。」說罷，就從袖裡取出一本冊子來付與先生道：「二位不嫌陋拙，盡可奉贈。」二人即忙道謝。老僧

道：「你我有緣，改日再見。」說罷飄然而去。

二人得了此書，無心再到窯台去喝茶，一同回到道人的寓所，把這冊子細覽一遍。覺得其中所說的，雖是優孟衣冠之事，但與國家之治亂，政治之消長，風俗之厚薄，人事之得失，息息相關。二人大喜，如獲至寶。先生道：「這冊子可惜是些文話，不能通俗，莫若改作平話公之於世。」道人道：「最好，最好！」於是二人不分晝夜編改起來。間有傳聞異辭，苦於年湮代遠，無從證實，只得聽其自然。少不得費幾管禿筆，用一番精神，不知幾歷寒暑，方才脫稿。只是梨園事跡日新月異，那冊子有昔無今，他兩位又將自家的見聞續將入去，才成一部奇觀。